

圣光学校在苏州洋泾塘

1946年春夏之交，神为我们拨开前进道路上的重重迷雾，引领我们顺利地将圣光学校由四川重庆迁到千里之外的江苏苏州。但在此期间，国内政局正急剧地恶化。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的“双十协定”未能实施；同年12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，又告失败。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，终于在1946年6月下旬全面爆发，此后三年内战带来的苦难，比八年抗战更加深重；但主的恩典一直够我们所用，因祂曾应许说：“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”（申 33:25）

圣光的规模不大，又无雄厚的基金，要在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的时局中维持下去，很不容易。所幸全体教职员员工，都甘于清贫，不计待遇，愿意靠神过信心生活；神也实在顾念我们，始终使我们衣食无缺。而更为棘手的，是如何使纯真友爱的校风，免受社会动荡的影响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国共两党合作，一致对外，全体国民自然能够同仇敌忾，共赴国难。但如今，两党反目，同室操戈，致使一些学校，因学生政见不一而纷扰迭起。如果圣光也出现类似情况，不仅会妨碍正常的教学秩序，

而且以造就学生灵性为主的办学宗旨，更难以实现。经过慎重考虑，认为校方只有对内战持超然的立场，才可望置身于政治纠纷之外。因此我们未开设政治课程，不开展军训活动，校内也没有政治性的学生组织。这样，校园中竟未掀起过任何波澜，真可谓“校外烽火遍地，校内世外桃源”。“看哪！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”（诗 133:1）

如按我们最初所想，迁校到政治中心的首都南京去，将难免政治风暴的影响。而今学校在苏州且位于郊区，远离闹市，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。由此更加明白神领我们来苏州的美意，神“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”（诗 16:6）

来苏州后，造就学生的灵性，仍是我们优先注重的事情。每日早晨上课之前，全体师生照例一同举行朝会；晚自修后，有自由参加的唱诗与晚祷；周末之夜有一场以唱圣诗为主的音乐崇拜，最为师生所喜爱，住宿生几乎全都参加。星期日下午学生到校进行主日崇拜。平时经常从外地邀请主的忠仆如赵君影及师母、计志文、杨绍唐、李常受、赵世光、林道亮等多人来校，以奋兴会、夏令营等各种形式，对学生的灵命作栽培的工作。海外的教牧人员，也时有来校访问的。部分教师和高班同学还定期走出校门，去附近农村或城中监狱布道，为主作见证。邻近礼拜堂——“崇道堂”的儿童主日学也由三位高中同学主领。

在重庆时成立的学生课余慈善团体多加社，如今社员人数更多，规模更大，分为贩卖、缝纫和制作三组。贩卖组每天上午课间操时向同学出售大饼油条，并代售

练习簿、信封、毛巾、邮票等小件物品。缝纫组代人缝补衣袜，做工精细，取费低廉，颇受欢迎。制造组自制信封等出售，1947年底，在刘德馨、王承舜等老师的设计和指导下，印制了小型月历两千五百份，漏夜剪裁装订，由学生分组带往苏城各处销售。该月历大不及掌，携带方便，玲珑可爱，以红、黄、白、绿诸色厚纸作底，印有圣经金句，系以彩色丝带，既精致美观，置于案间又兼具警世之功，因此销路奇佳，不久即全数卖完。多加社每月开会一次，讨论社务，安排捐款计划，除定期给校内社办的图书馆及《圣光通讯》刊物一些经费外，还捐助校外各样属灵的事工，如学校附近崇道堂的主日学、上海伯大尼孤儿院、重庆沙坪坝大学团契会堂的修建、属灵的文字工作、主仆人的生活费用等，这是同学爱主爱人的具体表现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和灵性的长进，学生团契比以前更具活力。在重庆时，学生团契由教师负责，迁苏之后，完全由学生自己负责，分为男女两个团契，教师仅在各方面给予协助。每周一般聚会两次，或请人讲道，或彼此劝勉。放假期间，南京上海两地仍定期有学生团契聚会。

为使已经离校的小伙伴们能及时得到属灵的帮助，并了解母校的近况，团契于1947年秋季创办了一份名为《圣光通讯》的不定期刊物，迄1949年4月苏州解放时止，先后共出刊六期，成为记录当时学生属灵光景的翔实资料。那封代替发刊词的公开信是这样写的：

亲爱的同学们：

屡次接到各地同学的来信，让我们知道了

你们在灵程上的许多试炼和困难。可是我们除了曾负起代祷的责任之外，一直没有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你们。从人这方面说来，我们确实没有这个力量，因为和你们一样，很多真理我们不能透彻了解，许多软弱我们不能胜过。但感谢主，祂非但没有因为我们软弱而闲置我们，反倒藉着一封来信，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住在流奶与蜜的迦南福地的人，应顾念在沙漠中弟兄们的缺乏和需要，劝我们用文字工作来帮助他们，使主的恩典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身上显得完全。经过同学们恳切的祷告，主替我们开了这一扇门，让我们靠着祂所赐给我们的力量，担负起这项我们自己力有未逮的通讯工作。

我们愿藉着这小小的刊物，将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一切属灵的福气，和所经历的恩典见证写出来，也希望你们把各自的心得写出来寄给我们，以便刊在这通讯上彼此勉励。我们也要用此刊，将一些圣光的消息报导给关心母校的同学们。我们更愿意藉此刊与你们加强联系，汇集各地同学的动态，相互传递。

使徒行传第三章，记载着彼得曾经在圣殿门口遇见一个不能站立的瘸子，他指望彼得能施舍给他，彼得却对他说：“‘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’于是拉着他的右手，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

来，站着，又行走。”（徒 3:6-8）今天我们的工作态度也是如此，“金银”之类属世的东西，我们都没有，但是“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”（林后 6:10）因为有了主便有了这一切，所以我们敢负起这轭，将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你们分享。祂既然把这工作摆在我们这些无用的孩子身上，我们深信祂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。这全是祂自己的工作，祂自己一定会负责的。我们深知自己的语文水准不高，神却告诉我们：“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权能。”（林前 4:20）我们担心不能将主的圣道阐明清楚；但耶稣基督的话安慰我们：“不要思虑怎样说话，或说什么话；到那时候，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”（太 10:19-20）我们也想到学校里的功课很忙，这份通讯的工作很重，不知是否挑得起这么沉重的担子？又是主的慈声使我们放心，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（太 11:28-30）我们还深知撒但总是敌视神的工作，一定会在这事上阻碍我们，然而“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敌挡我们呢？”（罗 8:31）主为我们开的这门是“没有人能关的”（启 3:8）。让我们将这工作完全交在主的手里，求圣灵自

己作工。因为“……不在乎那定意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”(罗9:16)愿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！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！”(路 2:14) 阿们！

圣光通讯全体编委

《圣光通讯》的发刊，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支持，大家向“通讯”踊跃投稿，有得救的见证，有灵修的心得，有属灵的劝勉，有隽永的译文，也有校事的报导。以下两篇得救的见证，分别为高二和初二的同学所写，写作水平虽不相同，但他们个人都清楚明白并诚心接受了主的救恩。

主打碎了我

我首先要高唱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全能的神，因为祂没有依照我的罪过责罚我，相反用祂慈爱全能的手，将我托起，安置在祂的怀中，使我在祂里面，享有永生的福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爸爸妈妈虽都听过神的福音，但他们不以此为意，所以在我家里，没有宗教的气味，更见不到与神交通的踪影。我在这样的气氛中渐渐成长，按人的标准衡量，爸爸是位严肃、公平、良善、肯实际干的服务人群者。我钦佩他这种严肃、公平、良善、肯干的精神。它们占据了我的心灵，成为我所追求的人生目标。我不反对宗教，但我自己拒绝接受宗教信仰，因为我认为这完全是迷信，是一

种自我麻醉、精神寄托。我骄傲地自信，我不需要这种麻醉寄托，这骄傲也正是我的愚昧。第一次参加聚会是在圣光，什么讲道、读经、祈祷，我只感到滑稽无聊。二十世纪的今天，却还玩这套神呀、魔鬼呀的把戏。我不信神，鄙视祈祷，我可怜信教之人的软弱，因他们成了“适应环境的寄生虫”。我暗自庆幸我的背脊骨是直的，是硬的，并以此自豪；我却不知在神的面前，我正是—一个可怜而愚拙的罪人。

感谢主，在很多事情上渐渐地使我反省。我看见自己是空虚得一无所有，软弱得一无所恃，深深感到自己被魔鬼紧捏着，透不出一口气来。我应该洁净自己的内心，我需要主的宝血和新生命；但我仍凭着自己的倔强作最后的挣扎，想出很多不成为理由的理由，替自己诡辩，这是魔鬼在我身上施展的最后诡计。

全能的神以祂的慈爱打碎了我，怜悯了我，更看顾了我，使我不得不谦卑在祂面前，俯伏在祂脚前。求主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求主赐我新的生命，求主领我进入祂的羊圈，我承认主是我的救主，是我心灵的主宰。

感谢主，我从前鄙弃的、逃避的，正是我现在渴慕的、企求的。在主的爱中，我得到永久的生命，永久的喜乐，永久的能力。我要高声赞美感谢我主的恩慈，我要将我白白得来的福分，与那些尚未得着的人分享。

同学们，我向你们见证，我所信的确是又

真又活、慈爱、信实、公义、全能的神。宇宙万物的奇妙，人体的精微，圣经的珍贵及信徒们属灵的见证，都一一地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若谦卑一点，肯仔细地思想，我们必能看到神的智慧和能力，我们必能得到从未得过的平安喜乐和诸般的恩惠。不要因着环境，因害怕人而忽略这恩惠，这是你与神的关系，不是别人影响得了的。在你没有完全恢复与神的关系之前，你当不断思想这事，神必施怜悯使你明白，愿主帮助你。

我到底得救了没有？

“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，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”（诗 40:2）

我生长在半基督化的家庭里，我母亲是一位基督徒；至于父亲，他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只信祂是一位圣人，可以学祂的榜样，作个好人罢了。我渐渐长大，等我稍能懂事的时候，看见母亲的言行、举动等，都很使我佩服，因为她信主，所以我也开始信主。我信主的目的，并不是要求主赦免我的罪，完全是为了母亲，为了要作个好人的缘故。所以我还没有得救，没有生命。

在我十岁的那年，因为搬家，不能再在原来学校继续下去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祂带领我来圣光读书。一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很好，尤其是

同学间和睦的空气，是我在别处所未见的。同学们信主的很多，学校中到处都充满了主的爱。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一点也不渴慕主的道，对于牧师讲道，除了见证以外，别的一概不感兴趣。平时别人问我时，我总说是基督徒，我想我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里，在教会学校念书，所接触的都是牧师、教士和爱主的同学，我怎么会不是基督徒呢？其实我从没有认过罪，心中也没有得救的快乐。来圣光后一年半的时间，做一个挂名信徒，有敬虔的外貌，而没有敬虔的内心。

但感谢主，在我没有指望的时候，因信而有了指望。终于在一个晚上，蒙圣灵光照、感动，清楚地得到主的救恩。这是圣光已搬到苏州来以后，那时住读的女生很少，只有十人，老师和我们个别接近的机会也较多，更有圣灵在我们中间作了那奇妙的工作。因为看见从前冷淡的、不清楚救恩的同学，一一的蒙了恩、得了救。我心中便产生一个问题：“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呢？”但是当我思想这问题的时候，魔鬼就说：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。”于是我就把这问题搁了下来。可是到后来我实在不能忍受圣灵的感动，心中不安极了，所以在一天晚上，我毅然决然地去见施教士。首先我向她提出了许多疑问，感谢主，都得到了清楚的解答。当时我的心便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化，我在主面前认清我的罪，接受了主给我的新生

命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明白主的爱，得到了我灵魂的寄托，并且享受主所赐给我得救的快乐，直到今日。

虽然在这通往永生的路上奔跑，时常会摔跤，但主总是以祂的慈爱来管教我、扶持我，主的恩典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。我实在不能明白主为什么要爱我，我就是献上一切，也不能报答这大爱。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作的，我只能凭着一颗被主的爱所激励的心，站在父神、魔鬼和众人面前为主作见证。愿一切尊贵和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。

另一位出身于非基督徒家庭，仅在圣光读了一年的学生，不但信了主，而且离校以后还能不顾别人的讥讽而持守真道，请看他写给圣光旧友那封感人的信：

校友来信

“……到常熟后第一个礼拜，是在附近的景伦堂里做的。真奇怪，在星期日的前一天写信告诉你，明天将不知到哪里去做礼拜，但是我的心很定，我相信这是神的事，神会给我安排的。果然当天早餐后有一个同学听到我想去做礼拜，他马上告诉我教堂的所在地，并且他很情愿伴我去，虽然他是不信主的。试想刚到校三天，在生疏的人群中，竟会有人肯伴我去做礼拜，你说是不是一个奇迹？除了主以

外，谁能使事情这样凑巧？

那礼拜堂布置得异常精美，来的人很多，大约在三百人左右。到会的人虽多，但妇女们多是涂脂抹粉，打扮的太美观了一点，男的听道时轻声谈笑，仿佛以做礼拜为出风头、表示‘洋化’时髦的玩意儿，真正默祷听福音的人依我看真是太少了，而且少得可怜。当然外国牧师不会说国语，是一个原因。这样回校后，感到了少有的痛苦和寒栗，这一个礼拜并没有给我力量，却反而使我感到空虚的难受，我委实毫无所得。虽然在形式上，我已经做了礼拜，但我所需要的，却并不仅仅是这一些啊！我那天听道所得到的，远不及一次在圣光团契聚会所得到的，甚至不及一次晚祷，你想我能不痛苦吗？我懊悔以前在这样好的环境里为什么不肯上进？连做晚祷也想溜走，以后漫长的日子，我是否会为了得不到灵性上的滋养，而在为主名作战的时候失足，甚至屈服于魔鬼？虽然现在我是这样倔强地站在主的圣旗下，但在时光长期冲洗和魔鬼的的引诱下，是否会在一年、二年后失败？或五年、十年后我开始感到彷徨和无依？我开始深深地羡慕着你们依然在主的堡垒中，生活不受魔鬼触须的打搅。我开始感到圣光的圣洁和和平，以及尹校长创办圣光的苦心和急需。世上有的教堂很腐败，有一些没有得救，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混迹其间，使我们感到了末世的临近。

上星期四我在晚自修上，认识了一位同道，他是无锡人，在圣公会受过洗。于是我就跟他到圣公会的教堂做礼拜，礼拜后的查经班很好，是专为知识青年而设的。由一个常熟的信徒主讲，词意很中肯，虽然讲得总不够透彻，但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要知道在一个没有爱主气氛的环境中的信徒，要听到一句爱主的话，是多么难得而感到亲切啊！

初到常熟时，我曾跌倒过，在进餐时，人群的攒聚和嘈杂，使我连谢饭也忘了；但是不久我又靠着主的力量爬了起来。虽然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为了谢饭而受他们讥笑及恶意的模仿，但是我站了起来是绝不肯再倒下的。在越是艰苦的环境里，我越是要为主的名作艰苦的奋斗。

你警告我，在我的周围充满灵性上的仇敌，不错，我何尝不知道？他们在我唱赞美诗的时候说：‘恭听洗耳’。那是与成语‘洗耳恭听’的意思恰恰相反，是说那种歌有毒素，听后必须用水去洗耳以免受害，所以叫‘恭听洗耳’。当时我心头抑制不住猛烈的愤怒，但是转瞬我想到了主爱是伟大的，在以前我曾比他们更激烈地侮辱过圣名，但主仍凭慈爱救了我，我为了主的大爱不能恨人。因此，我仅仅告诉他们，这不是歌，是赞美诗，更不是唱着悦人的，而是信徒表达爱的诚意。

就为了这些，为了我的周围充满着敌意，所以随处谨慎，我要以行为来表现出主的荣

光，给世俗的罪人看，为主打美好的仗。我同情这些没有尝过主恩的人，将来有机会，当慢慢给他们讲解一些。但是仍愿你能将我的苦处告诉同学们，不要忘了为一个远征在外的主的‘孤军’祷告。我们要在主的爱中合而为一。试想，我得在这样愁苦的环境中苦撑下去，你们能为我祷告，就能使我增加勇气和力量，这是对主很大的贡献……。”

以下两篇刊载于《圣光通讯》的文章，是两位年仅十七岁的同学所写；从理解真道、层次安排或文辞表达各方面衡量，恐怕都堪与神学生的文章媲美。

空前绝后的一日

一日，那一日，关系着全人类的那一日，震撼了全宇宙的一日，全能神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受难的一日，救赎计划完成的一日，空前绝后的一日。

当人类还沉睡在梦乡里的绝早，人子——世人的救主，神的羔羊，本是审判世人的，现在却已站在人的面前，为人受人的审判。出现在公堂里的是：破衣败絮、披头散发、形容憔悴的耶稣。三年多来的奔波、呐喊、宣扬，和一夜非刑的拷问，赶走了平时慈爱的笑容，绷紧的脸上只剩下怜悯和死的坚决。法利赛人无耻的诡证，群众盲目的喧嚷，和彼拉多昏昧的

审判，祂没有一言抗辩，如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地代替巴拉巴和所有的世人，接受了对祂的判决——最羞辱、最残酷地“钉十字架”，安静顺服地退下了。命定了的死囚是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，祂已经丧尽了一切法律的保障，在罗马兵的眼目中，祂的生命贱得像草芥，只当作他们发作兽性的玩具。讥笑、辱骂、侮辱、鞭打……接连着加给祂，温柔的主，最能体会天父的主，清楚自己使命的主，仍是毫无抱怨，安静顺服的接受。

三月的太阳底下，一列漫长的队伍在往各各他的路上蠕动着，这是万王之王受死的仪仗队。触目惊心的十字架象征着死的残酷。它高高露出了一角，在阳光下辉耀着，好像是告诉人说，底下这个可咒诅的死囚，将要在它的上面，咽下最后的一口气。喧嚷、嘈杂之中，安静的主背着沉重的十字架，拖着艰难的步伐，接近着那可怕的刑场——各各他。几个尚有人性的妇女，伤心地为祂洒下了同情之泪。虽然是在极端的痛苦之中，仍压不了都为别人着想的天性，十字架下投出了怜悯、感谢的眼光，慈声地安慰她们，“不要为我哀哭，要为你们自己哀哭。”

无情的钉子钉进了手和脚，迸出了鲜红的宝血，祂照样咬紧了牙关，无言地忍受着，“父啊！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温柔的代祷，针对着这种残暴的行为，

爱与恨在这里表现得是何等清楚啊！赎罪祭终于献上了，荣耀的圣子，取得了最羞辱的形像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爱的标记，公义的象征，从巳初到申初，整整五六个钟头的悬挂，主只是微微地呻吟着、默祷着，为的是支取天上来的力量，撑持着不可想像的疼痛。“以利，以利，拉马撒巴各大尼！”惨绝人寰的悲号，突然从十字架上发出。从没有离开过祂的天父，此刻也因着世人的罪，不得不暂时离开祂了。整个的天都黑了，太阳也敛住了平时的光辉，在整个黑暗之中。

只听得微微的一声：“成了”。伟大艰巨的赎罪工程，创世以来的大计，就这样完成了。大地震动着，圣殿的幔子从中裂为两半，人们惊惧地懊悔着自己的罪孽，可是神所命定的，谁能更改呢？

一日，这一日，关系着全人类的一日，震撼了全宇宙的一日，全能神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受难的一日，救赎大计完成的一日，空前绝后的一日。

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

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，天还未亮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中，已经有几个妇女聚集在一起，当她们将一些殡葬需用的香膏收拾妥当之后，便慢慢地向城外进发了。昏暗的天空，沉寂的

街衢，更加重了她们悲伤的心情，因为不久以前，一位她们最敬爱、最钦佩的人离别她们死了。她们此行正是要去在祂的身上表示最后的友谊，对祂的遗体再投下最后的一瞥。这个人是谁？正是当时一位最感人的传道者，最爱人的扶助者，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。因为祂公正无私，言行不苟，遭到罪人的嫉恨，无罪无过地被钉上了十字架，尝受了最羞辱的死刑。这样的事件怎能不使曾蒙受祂恩典的人心碎呢？往日这班妇女从祂所得的欣喜、安慰和一切的友谊，都仿佛是一场梦，当她们踏上归途的时候，这整个的梦便将完全破灭，剩下的只是悲哀和虚空而已。不仅如此，她们还担心途中会有不测和阻挡，封堵墓门的石头是那样巨大，更有许多凶悍的罗马兵丁把守在墓的四周，就是这最后的愿望恐怕也将成泡影。

随着朝阳的升起，她们渐渐接近墓地，铅石般的忧惧，在心版上压得更加沉重了！但当她们望见坟墓的时候，感到极大的惊异，墓石仿佛移开，而且不见罗马的兵丁。这出乎意外的遭遇使她们悲伤的心绪被搅得更乱，可是进入墓穴，一切都明白了。裹尸的细麻布仍在，但耶稣的身体却不翼而飞，这对一个破碎伤痛的心，是何等猛烈的打击！她们感到茫然，一股股热泪好像泉水涌出眼眶，簌簌地落了下来；但就在她们悲痛欲绝的时候，主的使者身穿白衣在墓石上向她们显现，问道：“为什么

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”这句话像一把两刃的利剑，深深地刺入她们的内心，砍断了捆绑她们的精神枷锁，她们马上记起了主生前的一切预言。这时她们对自己的小信和疑虑感到惭愧，但同时无边的喜乐充满心中，驱尽所有的悲伤与失望。她们立刻进城去，将这空前的佳音传给那仍在忧伤中的十一个使徒，和一切关心主耶稣的人。

如今这事已过去近两千年了，这佳音不但带给了当时的信徒，更传遍了整个世界，也达到了你我的耳中。可惜许多人虽然已经听见这佳音，却不能像那些妇女一样来诚心接受。每年复活节，均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进教堂做礼拜，然而有的人仅在怀念耶稣伟大的人格而已；认为祂只是精神复活，想从祂的精神中得到生活的动力。试问一位死人生前的精神，怎能使活人摆脱今日心灵的苦闷与空虚呢？这不也是在死人中找活人吗？

有些称作教友的人，只在外表上附和着牧师或教士的行动，受洗、做礼拜、领圣餐等等，内心并未与主复活的生命发生联系。还有一些人虽已悔改信主，却又受名利诱惑，被世事缠绕，不再仰望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。有多少基督徒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纪念主的复活呢？

主从死里复活已为世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通往永生的道路，但无数迷失的灵魂还踌躇在灭亡的危途上，我们要肩负起这传扬福音的

使命，用迫切的呼声，向黑暗的世界，向有罪的人们呼喊：“墓穴空了，主复活了，快信耶稣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”（作于复活节）

《圣光通讯》上还有许多得救的见证、福音的阐扬和灵修的心得，限于篇幅，不能一一刊出。下面再摘录几封离校同学的来信，从中可以看出，神确实使用这份小小的刊物，坚固了外地同学的信心。

“前天晚上看见你们寄来的《圣光通讯》，我真是如获至宝，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一遍，连书也不读了（因为明天要月考）。实在给了我不少灵粮，而且我看了之后，仿佛又和你们在一起了。当我看了那‘芦白枫红，江南秋深’的一段时，我心里实在激动得很，使我回忆起不少以前的往事，我确实‘怀念那琴韵悠扬、笑语盈耳的家’。我把这刊物拿给我的同学看；她们也很受感动。”

“刊物已收到了，我真高兴。我能知道一些关于‘家’的近讯，而且还能看见许多同学的见证，我知道主没有忘记我们，无论在何事上都会帮助、赐恩给我们。”

“你们寄给我的《圣光通讯》，给我这个在病床上的人带来了不少温暖和友情……，我觉得我的病是神在管教我，因为我现在的确离神太远了，请你们在祈祷中记念我。”

“收到你们给我的《圣光通讯》，使我欣

喜莫名，因为正是我这在沙漠中干渴的人的需要。”

“主内的弟兄姊妹们：感谢神，我接到了圣光第三期通讯。这块主内弟兄姊妹们所辛勤耕耘的园地，带给我们的是基督的爱、是母校温馨的情谊，温暖了千里外游子们消沉暗淡的心。离别母校三年了，这在整个人生，也是不太短的途程。这期间，我们曾热心追求神的道，也曾为俗事盲目地奔波。我们曾驯服地做主的羔羊，也曾徘徊歧途，作一个怀疑的泛神论者。我们在灵程上虽时常跌倒，但是慈爱的神饶恕了我们，藉着《圣光通讯》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拯救了出来。它（指《圣光通讯》）软化了我们倔强的心，它指引我们光明的路。弟兄们，你们不知道远离了神的儿女，是如何希望它的来临；它的来临，又给予我们何等的欢欣和鼓舞。它使我们沉浸在过去温馨的回忆中，它启示出基督的大爱和母校同学殷殷的友谊，我们实在无法表达对神和你们的感激。我们只有负起一份代祷的责任来。希望今后在神的带领下，你们将它编得更加充实，能放出更多的光彩。”

由于内地会的弟兄姊妹、循理会的戴永冕牧师、佩带圣经会的刘令璧牧师等许多人士的宣传介绍，国外关心圣光学校，替我们代祷的属灵友人，愈来愈多。为了让他们及时了解圣光的近况，和需要代祷的事项，在《圣光通讯》创刊前后，也开始定期用英文写出《Prayer

Letter》(代祷信)。《圣光通讯》面向国内校友，而《Prayer Letter》则针对国外圣徒，两者同时将圣光美好的见证寄“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”(弗 2:17)

《Prayer Letter》扩大了圣光在国外的影响。加拿大多伦多城的 Branksome Hall 女校以前和我们并无交往，竟愿将该校为联络国际感情的两个免费名额赠给圣光。我们从高中一年级选派了两位信主而品学兼优的女生，于 1948 年暑期随施素心教士赴加，这是圣光的殊荣，也首开圣光与海外学校交流的先河。她们果然不负众望，备受赞扬。该校一教师曾致函在圣光工作的万教士(Miss Warran)谓：“余因睹该二生向学之勤，执礼之恭，信道之笃，乃深信贵校必为最优良之学校无疑……。”

圣光的师资力量强，对学生要求严格，是重庆市中学中的佼佼者，曾受教育部嘉奖。迁到苏州之后，也并不比江南的名校逊色，所以许多已在南京上海等地定居的同学，愿意离家重返母校就读，甚至还有家在四川却只身随校来苏的。1947 年秋，新开高中三年级，从此圣光成为名副其实的完全中学，当时还附设一个小学混合班。全校教师十七人，中小學生共一百五十六人，半数住校。三分之一以上为重庆入学的旧生，他们与苏州、上海等地招收的新生，方言不同，学历各异，但经基督之爱的磨合，彼此亲密无间。

学校一贯提倡启发式教学，反对死记硬背、囫圇吞枣；并充分信任教师，由他们自选教材，自定授课进度。课堂讲授的内容少而精，课外布置的作业不过量，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高年级的教师还采用一些内容较深的教材或课外读物，来提

高学生的水平，开拓他们的视野。如英语除课堂内完全用英语授课及问答外，还介绍《天路历程》、《双城记》等名著，和大诗人如 Tennyson 等的名作；数学采用美国大学教材“范氏大代数”等。爱好理科的学生中，有人在课外自修微积分，或阅读介绍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书刊；爱好文科的学生，则经常浏览各种文史哲的名著。因此学生的学业水平普遍较高，知识面广，校中的学习氛围相当浓厚。

学校对学生的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很重视，迁到苏州以后，仿效一些英国学校，实行全校学生混合编组竞赛的办法。根据学业成绩、运动水平及个人特长等条件，将全校学生分为人数相近、实力相当的三个组，以“信义”、“仁爱”和“喜乐”命名。组间的竞赛，不仅在一些文体的项目上，而且还包括组内每人的学习成绩，藉以打破班级的界限，密切各班之间的交往与协作。每学年结束后，公布全年总分，“仁爱”组连续两年分别以 76.7 和 79.9 的总成绩居三组之首。

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，为课外活动时间，三组经常开展球类、演讲、歌咏、辩论等多种文体竞赛。学生们还在此刻出壁报，演戏剧，借图书，练钢琴等，校园内生机勃勃，热闹非常。有句西洋格言：“Study when you study, Play when you play.”（学时用心，玩时痛快），正是圣光校园生活最真实的写照。圣光既是一所管理严格，井然有序的学校；也是一处琴韵悠扬，笑语盈耳的家園。

一年一度的圣诞节，是全校师生联欢的黄金时刻，1947 年的圣诞节，为首届高中毕业班在校度过的最后一次圣诞节，庆祝活动安排得隆重热烈，妙趣横生；当年

圣诞庆祝情况热烈

【本报讯】 此次本校庆祝圣诞节之筹备工作，早于十一月中旬即开始进行，由校方代表王恩庆、王家勋、施素心、刘德馨四位先生，暨同学代表十人组成圣诞庆祝筹备会，全权负责筹备事宜。内分游艺、音乐、布置、采买四组，分别负责演出剧务，圣诗颂赞，会场布置、采购茶点及杂务等事项。合作有方，工作极为顺利云。

【又讯】 圣诞庆祝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六时半在本校礼堂开始举行。会场布置庄严肃穆，四壁饰以绿色彩纸精制之圣诞树及各式图案，简朴之中不失美观。白幕上则高悬“以马内利”四红色大字，中置银色十字架一座，令人肃然起神圣之感。钟声甫毕，主席王副校长起立致开会词，继之全体起立唱诗一首，游艺节目即告开始。主要节目为两幕剧（就主羔羊），老师之四人合唱（膏新生王），韩牧师之独唱，口琴独奏等。其中初三之影子戏尤为新颖别致，剧情为财主及拉撒路之故事，演来逼真动人，而剧中意义，尤足发人深省也。

【又讯】 本届圣诞庆祝晚会，有“长老会苏州乡村宣道义工训练班”全体师生惠临参加，宾主欢叙，济济一堂，空气融洽，情况热烈。至

十时许始告散会。

圣诞花絮

圣诞同乐会所备之茶点中，香脆之带壳花生，最为同学所爱好，故甫发下时，辟啪之声已大作矣。虽至节目最精彩之处，亦未稍敛，台上表演人员，面露“苦恼”之色，虽经主席一再劝告，同学仍“爱不释口”。

初一之表演系颇有属灵教训之歌剧。某小同学扮演瞽者，为求逼真起见，乃紧闭双目，且行且唱，行至台边，若再进一步，势将假戏真做，演成“惨剧”！台上下皆大惊失色，有大声警告者，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该同学转行至台中，转危为安，而始终未启目一视也。

诸节目中刘德馨（女高音）、王家勋（女低音）、刘庚麟（男高音）、钮金鼎（男低音）四位男先生之四部合唱尤为精彩。或因女高音及男高音声部过高之故，二位刘先生面部紧张，红若关公，全场捧腹，颇收意外效果。

此次最精彩的节目之一，为初三之“影子戏”——以白幕张于台前，其后以强光电灯照射，而人物动作于二者之间，观众则可见极清晰之黑影于幕上。而尤为难能可贵者，该节目

全为学生自编自导，既新颖又含深意。惟于最后最紧张之一幕，表演财主在地狱之火湖中，痛苦万般，惨呼不已时，起初数声尚能逼真，但不知适可而止，结果引起反效果，实美中不足焉。

本校每逢圣诞节于同乐会中出现之圣诞老人多由同学充任，而事先保守秘密极严，此次亦不例外。当节目完毕时，一状态臃肿之圣诞老人即蹒跚步出台前，衣大红袍戴高尖小帽，蒙假面罩，颇堪发噱，一时“是谁”之声，遍于全场。继而老人口中怪腔百出，某同学在旁权充翻译，每出一语，全场皆笑不可抑。

同乐会后虽为时已晚，而同学余兴未尽，纷纷组织“报佳音团”，有全班组织者，有数人组织者，纷纷往诸先生之居室大唱其赞美诗，一时美妙之歌声此起彼落，洋溢校内。每唱毕后，先生即饷以糖果，同学本“却之不恭”之精神，坦然受之。“报佳音团”遂如雨后春笋，如火如荼，先生之糖果大有不敷之势。

学校有了高三毕业班，使我们既为他们的成长高兴，又为他们行将离去而依依。想到张伯苓先生继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之后，1919年又创办南开大学，使中学毕业生可继续在本校升学深造的事实；又得知美国有一所属灵光景很高的高校Wheaton College，于

是便萌生了创办圣光大学的心愿。我们一面为此祷告，一面与校董们、朋友们以及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们商议，还和陈观烈先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。他以前曾在圣光任教，后来考取公费，赴美深造，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，回国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，一直很关心圣光学校的发展。

我们深知创办大学之艰难远非中学可比，只能先从一两专业入手，再逐步扩充。经过考虑，认为先办医学院较好，一是因为校董中有梅贻琳和胡宣明两位资深的留美医生可作指导；二是因为医生在解除病人肉身痛苦的同时，传扬福音，效果甚佳。主在世时，便是如此行的。“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医的人。”（路9:11）当时上海为远东最大的都市，工业发达，科技先进，大学林立，与海外交往便捷，创办大学的条件远比苏州有利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在上海市郊觅得合适的地方，作为永久校址。

此时我们又多了一位热心的赞助者，就是过养默先生。我与他是留美同学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土木工程，我在哈佛研习经济。学校不同，专业各异，相识却并无深交。归国以后又各奔前程，往来甚少。谁知时隔三十余年，竟再度邂逅上海，他见我容光焕发，神态安详，与以前判若两人，便羡慕不已。原来他虽已事业有成，而且家道殷实，子女成行，但内心却缺少平安和喜乐。我向他作见证传福音后，他深受感动，便很快接受了主，得享主所赐的安息。从此，他以我为挚友，全力支持圣光的工作，常关心我们家庭的困难，并将五个子

女全都送到圣光就读。

过先生是沪上有名的营造商，社交面广。听说我们有在沪创办大学之意，深表赞同，并亲自出马相助。不久在虹桥物色到一块地皮，是《沪西俱乐部》旧址，总面积达二百余亩，产权为英国人所有。若得此地，修建大学校舍便不成问题了。各位校董都觉满意，我又函告远在新疆的张治中董事长。他也很欣喜，表示要抽空亲往察看，促成此事。

1947年秋，张董事长因公自迪化（现称乌鲁木齐市）返回南京，在百忙之中，请假专程来校看望师生，但我事先一无所知。9月27日下午四时，他搭乘火车抵苏，出站后，自雇人力车到校，等我闻讯赶来，他已在客厅休息十分钟了。岁月匆匆，去年四月初，我在重庆机场，送别张先生赴迪化出长西北行辕，迄今有一年半了。此番重逢，倍感欢乐。他上楼稍事休息之后，便到饭厅与师生相见，共进晚餐。当晚，我们二人详谈了学校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。次日上午，全校集会，欢迎张董事长。他对师生的灵性、学业及健康诸方面，多有勉励。会后我又陪他乘汽车游览了灵岩山，还特地去留园盘桓忆旧。1936年，张先生兼任京沪国防区长官，曾长期驻扎留园。翌年“七七事变”，抗战爆发，他调任上海警备司令，于“八一三”淞沪战役前夕离开留园，奔赴上海前线。十一年后，旧地重游，感慨何深！下午四时返校，与全体师生合影于教学楼前（图十八）。晚餐为师生加菜以示关怀，饭后作临别讲话。八时离校，乘九时的火车去上海。

9月30日我也前往上海，并于10月2日与过养默先

生及内地会华会督，一同陪张董事长去察看虹桥沪西俱乐部旧址。次日下午五时，假上海美国商会召开首次圣光学校财务委员会，公推张治中先生为名誉主任委员，过养默先生为秘书。张先生致词如下：

鄙人此次到南京后，请假数日略事休息。先到苏州圣光学校停留一天半，然后来沪。久仰各位先生对于圣光学校热心赞助，今日得聚首一堂，商讨圣光学校的前途如何发展，实属快慰之至。在苏州时，我曾与学校的先生们及同学们一同聚餐，并与尹校长详谈学校一切情形，看见校内师生之精神。为师者专心任课，而有基督之爱，其中三位外国朋友尽义务而牺牲；为学生者，其乐融融，有秩序，有纪律，实比一般学校为佳。惟苏州目前校址，只借用三年，无法扩充，急待解决永久校址之问题。最近承过养默先生介绍虹桥沪西俱乐部旧址，又承几位先生已向地主英人 Mr. Moller 去函洽购，或希望伊能慷慨捐给圣光。昨日同过先生、华会督、尹先生至该地察看，据云有地二百余亩，离沪市中心不远，交通便利，亦有自来水、电灯，作本校校址，诚属优美，有发展至大学之希望。昨日看见上海弄堂学校，学生排列马路上，此种教育，有害后辈的身体精神，何堪设想？如圣光能得此处为校址，迁来上海，好好建设扩充，于上海市民大有益处，亦是建设国家一大事业。尚望诸位先生多多指教，尽力协助，以观厥成，是为至幸。

后来此事虽未成功，但校董会及财务委员会诸同仁，在对开办圣光医学院的议论中受到启发，愿先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当前教会医院集中在城市及沿海的畸形现象。在内地会的大力支持下，成立了“圣光乡村医务社”（Holy Light Rural Medical Service），以开展乡村医务事工，广传福音为宗旨。首先在上海新闻路 1517 号开设了“圣光诊所”由校董梅贻琳医师和胡宣明先生二人主持，内地会派保罗·阿道夫医师（Dr. Paul Adolph）负责业务；费希（Dr. Fish）、梅晋良和杨德芳三位医师入所服务。1948 年 2 月 1 日正式开诊，2 月 13 日举行奉献礼拜，到中外来宾二百余人，随后举行了招待茶会，还放映医学影片助兴。有位同学曾在参观后作了如下的记述：

圣光诊所参观记

寒假中我和一位同学冒着风雪，去参观我们关怀已久的“圣光诊所”。诊所开设在上海新闻路内地会隔壁，原先是内地会的一个临时的福音堂。门口有一块很小的布告牌，写着“免费应诊”的字样。因为当时尚未正式开诊，设备尚不周全，所以不敢大事声张，以免来者众多，应付不及。

一进门就有一股药味扑鼻而来，这使我更感觉已来到了诊所，里面有几个护士忙忙碌碌地在工作着。因为没有人作向导，不敢擅自瞎闯，仅仅东走西逛，走马观花似地转了一圈，看了个大概，心中不免有些失望。可是当我们

转身正走到门口时，恰巧碰上了梅师母，她得知我们是特地来参观的，就热情地引导我们，这才把内部设施及工作情况看清楚了。

大门进去，有左右两个小房间，一是挂号处，一是配药室。从白色的窗格子中望进去，配药室里的药品还不大充足，柜架上空出不少地方，但我相信那名为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不久会将这些空处补满的。病人可以免费得到药品，我真是感谢主，祂为那些贫苦的同胞也开了一条路。两间屋子各有一小阁楼，没有固定的楼梯，只有活动的木梯，可以上下，上面贮藏着纱布和棉花，中间有张小桌子，和几把椅子，是专为护士们工作时用的。我特别爱这地方，它并不大，也不堂皇，但却显得小巧玲珑，逗人喜欢。虽然除了纱布、棉花和桌椅之外，一无所有，但你一定会因着它的朴实而觉得特别可亲。

两室之间有扇门，通进去便是候诊室，这就是原来的礼拜堂。讲台和椅子排列得很整齐，还有一个挂着赞美诗的架子，正厅中间上方挂着一方横匾，是张治中先生的题字“泽被病胞”。四周墙上贴了许多画片，右边是普及卫生知识的，左边则是圣经故事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只有几个病人在候诊，有位姊妹正在向他们传福音，好使他们不但肉体上得医治，灵魂亦能得拯救。是的，诊所的工作并不仅是治病，更重要的是救人出死入生，进入天堂得到

永恒的生命。

讲台两旁各有一门，右门里面是外科和妇科，左门里面是内科和小儿科。外科医生为一位西国人士，还有两名青年助手，我们开门看时，有一位患脚病的人正在换药，他的伤口很大，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什么感想？是否为这种恩典想到天上的父神？室内全部漆成白色，叫我看了真愉快，它象征着温柔、洁净及普遍的爱心，像野地里的百合花。在这黑暗、惟利是图的社会中，竟也有凭爱心而为大众服务的工作，真不能不叫我们发出赞美来。

外科的楼上是妇科，据梅师母说，这位女医生和她的护士是从某地避难而来的，正好这儿缺少一位医生，便将她留了下来。我们充分地看见神的安排和预备，祂不会使祂的工作感到缺乏和不足的。这里有一位妇人带了她的婴儿在看病。

左边两科的布局与右边一样，诊室中的设备虽然没有一般医院那样完备，但是这里面却充满了一样其他各处所缺少的真诚爱心——从基督那里浇灌下来的爱心。末了，梅师母告诉我们，他们每日工作之前，都要先在一起作简短的祷告，这样，神一定会更多的赐福。他们既以同心祷告，来作同心的工作，他们的工作一定会顺利的。护士的制服是蓝布衫，但当时尚未做好，所以没有上身。到现在他们还缺少一位爱主而有执照的药剂师，我深信主不久

就会为他们预备。我们应当支持这工作，让我们大家一同负起代祷的责任吧！

“圣光诊所”在上海开诊以后，又在甘肃张掖、云南保山及四川南川三地，积极筹备开设分所，首批医护人员亦已启程前往，并分别就近和兰州、大理及阆中的内地会医院取得联系，凡暂缺的器材药品，均可向医院借用，以利工作的开展。因时局发生变化，“圣光乡村医务社”开展工作的时间不长；但将医药和福音一并带往贫困的乡村和边远地带，完全切合我国的实际需要，深信到了时候，神必定会再次感动人起来推进这一善工。

尹师母一向体健少病，然而自从查出糖尿病以后，日渐消瘦，1947年又染上了肺结核病。受糖尿病的影响，肺结核病得不到控制，到1948年初，持续发烧，咳嗽不止，病势已相当沉重。那时第一代抗结核病特效药——链霉素，在国外刚刚问世，轰动一时，但进口有限，价格昂贵，一般病家难以问津。承过养默先生的热忱关怀，将尹师母送进驰名上海的广济医院，用链霉素治疗，由他负担一切费用，如此爱心真令人感动！我们深知这爱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主内肢体之间的爱。用链霉素后，病情迅速稳定下来，又经过数月的悉心调养，到1948年夏季，便基本康复了，感谢赞美主！“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”（箴17:17）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”（诗23:4）

1947年夏，姚如云牧师休假离华。他于7月6日自上海龙华机场乘中国航空公司的“空中霸王”机赴香港，

再转乘英国航空公司飞机经加尔各答、亚丁、开罗等地，历时八日抵达英伦故里省亲，一年休假期满仍将返华，并继续在圣光牧养主之羊群。他回国不久，便出席了著名的凯锡克培灵会(Keswick Convention)，向数千人宣讲主道。会后又四处奔走，到各大中学校介绍圣光概况，见证主在中国的恩典。在英国休假期间，姚牧师与圣光同学的通信不断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：“……我如果几天没有接到同学的信，就似乎离你们远了；一接到你们的信，就好像与你们谈话一样……”。假期将满时，其父姚威廉老牧师突然被主接去，享年七十八岁，全校闻讯立刻去电慰问。姚老牧师也是内地会的同工，本世纪初在四川传道。退休回国后，仍继续为主工作。姚牧师将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毕之后，回到中国，重返圣光，并用中文写了一封热情的公开信，刊在《圣光通讯》上，内容如下：

亲爱的同学们：

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次从英国回来，看见很多老朋友。感谢神带领我一路平安。

在上学期放假的时候，因为家父去世，有许多事需要料理，而且家母也需要我帮助，以至未能照我原来的计划，按时回来参加毕业典礼。同时收到同学的电报，使我得了最大的安慰，我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关怀。

现在在英国有五十多个团体或个人，决定接受由学校寄去的代祷信(Prayer Letter)，相信他们的代祷对学校前途有很大的帮助。我看见

他们这样关心圣光，使我非常感动。

感谢主，在这一年中，我得到很好的休息，希望我能用主所赐我的新力量，在圣光忠心地事奉祂。

很可惜，有很多同学都没有见着，可是我非常希望和欢迎同学给我来信，我的地址想必各位都知道。

最后，祝你们“依赖主的大能大力，作刚强的人。”

With love from your old friend

Gordon Aldis

在姚牧师休假的这一年中，内地会又派遣韩戈登牧师 (Rev. Harman) 来校教授英语及负责属灵的工作。韩牧师毕业于剑桥大学，身高六英尺有奇，举止诙谐，平易近人，教学认真，甚受同学欢迎。一年后离校，去成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英语教授及学联会成都区主任等职，临行时不胜依依，频频与送行的师生挥手作别。

1948年夏季，施素心教士的假期也到来了。她乘船回加拿大休假一年，在家与姊妹相聚，共享天伦之乐，本拟度假后仍返圣光，后因时局变化，终止来华。施教士也是创办圣光的同工之一，在英语教学、造就学生灵性、管理住校女生生活和卫生保健等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很出色，她将永远留在师生的美好记忆之中。

同年暑期，圣光有三个班级毕业，即高中第一届：十九名；初中第四届：二十六名；小学第六届五名，共五十人。《圣光通讯》对毕业典礼作了如下的报导：

学业结束举行休业式

【本报讯】六月二十六日为本学期结束之日，是日上午举行高初中及小学三班之毕业典礼，并休业式。典礼于十时开始，首行升旗礼，然后列队，鱼贯步入礼堂。嘉宾云集，喜气洋溢，礼堂高悬国旗及校旗，布置简朴而庄严。由尹校长任主席，领唱赞美诗后，即作简略之训词，并展颂本校董事长张治中将军及校董朱经农先生之来谕。张氏远镇兰州，公务羁身，未能如往年亲自莅校主持毕业盛典，然渠对本校之爱护关切则无时或释于怀，此次特亲书“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愿诸生以在母校求学信道之精神，发扬圣光，蔚为国用”等语勉本届毕业同学。朱经农氏亦于来函中谓“我希望诸君毕业以后，无论往何处去，不要忘记了主给我们的命令：‘彼此相爱’”。嗣后有内地会的董牧师代表华会督致词，赵君影牧师、张静愚董事均各有训词。末由董师母授凭，授凭仪式毕后，有毕业班同学致答谢词。会后摄影留念，典礼历时二小时许，始告结束。

当晚举行了全校性的欢送晚会。虽然名为欢送，然而没有一个行将离去的人，愿意告别这温馨甘美的家——圣光；也没有一个留下的人，愿意他们离去。在晚会上，人们真正体验了那种“难舍难分”的感情。请看报导：

……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……

记离别前夕的欢送晚会

钟声响过之后，当我们踏进了礼堂，每个人都用着好奇的眼光去欣赏、打量着眼前的布置摆设。一切都和平常差不多，演剧用的黑幕又再一次挂上了，椅子仍然是静静地又整齐地排列着……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平凡的聚会，但每个人却又怀着异样的心情。室内的暮色浓重，气氛挹郁而揉合着深远的伤感。这是全体在校同学欢送本届高初中暨小学的毕业同学，以及施教士返国，韩牧师赴蓉，和张建君、刘广琴两同学出国远行的一个晚会。

主席说明了这几重欢送的意义之后，晚会就在复杂的心情和柔和的气氛交织下开始了。“再相会——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”的歌声，打动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，勾引起多少真挚的感情，激发起师生互助互勉的爱心，使整个会场充满依依惜别之感。

施教士在致词里，追忆在重庆的生活，更留恋着在苏州的我们，末了，以“愿主作我等之主之王，常与我等同住”相勉。毕业班的谢词诚恳有力，饶有风趣，收到了慰藉人们复杂心情的效果。韩牧师的叮咛及尹校长的送别词，都使与会者刻骨铭心。

初一小弟弟妹妹们以朗诵诗《送别》和歌舞《前面就是迦南地》作为开始的节目，舞蹈

的动作由级任刘德馨先生自编自导，意义深远，表演也很熟练，博得掌声不少。接着有独唱、口琴等节目，其中有柔和优美的旋律，也有热情奔放的浪潮。大家边吃茶点，边看表演，压轴好戏是高二的独幕喜剧《冒牌秘书》，角色都很称职，尤以剧中两位胖瘦搭档的主角，最为精彩，令人捧腹。

会后被欢送者所作的余兴表演，也是那样的精彩动人，韩牧师一马当先，单口表演英国相声《三只瞎鼠》(Three Blind Mice)，噱头百出，全场哄然，但他本人仍能从容表演而毫无笑意。继而毕业同学们的歌声伴着琴声在夜空中飘荡，以表答他们对母校的衷心感谢。

夜已深了，会也散了，然而它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——“以灵相通，以爱相系”——是永远不能忘怀的。

在十九名首届高中毕业生中，十一名是重庆时代的旧生，其中四人是建校时入学的。他们对圣光感情之深，难以言喻。以下便是一位同学在《圣光通讯》上留下的怀念之作。

今天……别了

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，是我们在圣光几乎六年生活结束的一天。我们不能不首先将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那爱我们的主，不是我们先爱祂，乃是祂爱了我们；不是我们拣选了

祂，乃是祂拣选了我们。我们本是不认识祂的，但由于祂奇妙的安排，我们得以进入祂的园子——圣光受造就，使我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了一些属世的知识，更使我们在这一认识了祂。第一次知道：“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”并且也永远地相信，“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”在以往将近六年的岁月中，虽然我们屡次怀疑、顶撞祂，但祂既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；虽然我们屡次跌倒、软弱，但祂那足够我们用的恩典，却一直在护卫着我们。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，也可以说是神和我们算账的一天，要我们在今天数算在过去的六年中，祂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深厚恩典。

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，是我们在圣光长期受教结束的一天，我们也不能不向我们敬爱的师长们，从心底里致以无限的谢忱和敬意。他们不仅在白天不倦地谆谆训诲我们；就是在夜间，也常为着我们这一班孩子的灵魂在主前代求。不但如此，他们那因信心所作的工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也将那脱了衣服、束上带子服事人的人子，活灵活现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使我们这些昏昧愚顽的心，受到无穷的启示和感动。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，好像是一个雕刻家，在经过漫长岁月的劳作之后，揭开罩布让众人观赏他心血结晶的一天。但愿我们的“尊容”，不致使那些曾经殚精竭虑教诲训导我们的师长们感到失望。虽然事实上我们是

如此的幼稚和无知，但请各师长放心，因为你们在主里的劳苦，将不是徒然的。

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，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，我们便要离开这温馨的“家”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。在这临别的前一刻，我们免不了要如“子在川上”时发出那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感慨。但在这惘然若失的心中，我们仍仿佛听见人子刚毅之声：“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竿直跑。”我们也免不了要随同那徘徊于云梦泽畔的屈原，漫声低吟道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。但在这千重离情、万转别绪的心中，依然深信，我们彼此心灵在主内的团契，是永远不会因时空的转移而改变的。愿我们的师长，在主爱的激励下，能更好地完成主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；愿我们的同学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齐增长。

毕业典礼之后，赵君影牧师留了下来，主领从二十八日（星期一）到月底为期三天的学生夏令会。他既作培灵讲道，又解答各种问题，使同学受益匪浅。二十九日，他还为两位高三毕业生及四位初中同学施了浸礼。

当时国内的大学不多，又是分散招生，学生为保险起见，常常同时报考数校，竞争十分激烈。从七月份起，入学考试便在南京、上海等地陆续展开。这不仅是考生之间的较量，也是对各校教学水平的检验。所以我们的心情和考生一样紧张，切切为他们的前途祷告。感谢主，到发榜的时候，喜报频频传来：十九名毕业生中，报考

国内大学的十四人全部录取，入国立大学及私立大学的人数各半，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。而创校时即入学的四人中，又有三人同时被两所著名的公立大学录取；两人因考试成绩优异，荣获学校奖学金。一位毕业生赴美升学，成绩也列全班之首。事实证明：圣光无愧于教育部的明令嘉奖，是中国的一流中学。我们实现了办学的初衷，使学生像但以理那样既“有美好的灵性”，又“通达各种学问，知识聪明俱备”。此时，神又在四摆渡给我们预备了新的校址。真是双喜临门，令我们感恩不尽。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和他的义；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”（太 6:33）

步入大学的同学，没有忘记主的爱，也没有淡漠对母校的情。感人的信函，纷至沓来，现择其中之一刊载如下：

尹校长赐鉴：

生于九月一日启行，三日中午安抵天津，是晚宿于燕京校友会，四日中午乘车来平（现称北京），六时许安抵燕园暂住。今已迁入清华，本当早日函禀，惟行装甫卸，旅途困顿，身体略有不适；而首次来平，人地生疏，杂事纷陈，均须躬自料理，故延迟至今，始得函禀今况，尚乞鉴谅。

生此次定意入清华之原因有二：清华经济系在国内颇负盛誉，教授阵容较强；此外生于清华有奖学金可领得，免膳宿等全部费用，私人所需仅平日零用及购书之款足矣。际此乱世，得能减轻父母负担，为人子者，于心也可

稍安。

抵此已届一周，孑然一身，独处异地，遥念天涯故人，不无黯然之情。对母校情况更时系念不已。窃思母校缔造五年于兹，生负笈于创校之始，由渝而苏，未尝远离。复员以来，生家卜居沪上，市尘喧嚣，不宜就读。是以每逢假期，生辄留校而绝少返沪，盖生实已视学校与家庭无异矣。食于斯，居于斯，攻错究读于斯，如是者忽忽又已二易寒暑矣。今日一旦远行，衷心驰恋，莫能言宣，孤处他乡，既无一熟识之人，师生相处之情，更迥非母校之深。砚席岑寂，切磋乏人，加以远离绛帐，未能续承训诲，此尤感嗒丧者也。是惟伏乞吾师悯其向学之诚，不遗在远，时颁书教，则生服膺明训千里一堂，是仍不殊亲炙也。

此间环境虽较复杂，生嗣后惟有谨守主道，笃信真理，益加勤奋，勉求进步，以期无负神恩，不背师训而已。道途间隔，削牍将忱，依依之情，未伸万一，引领南望，神魄俱驰，肃泐，敬颂

主内平安

受业 某某谨禀

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

一位甫自高中毕业的学生，竟信手写出有如此文采的书札，圣光的教学水平也就可见一斑了。